

车从东方来

曾果伟

曾果伟中短篇小说集

44.572
537

湖南文艺出版社

曾果伟 著

车从东方来

曾果伟中短篇小说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车从东方来

曾果伟 著

责任编辑: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12,000

ISBN 7—5404—1844—3
简易精装: 1·1470 定价:13.1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白卷	1
在主任的宝座上	18
车从东方来	37
肝病房	51
辅导员和他的学生	64
男人身后的女人	77
惶恐	89
留在毕业照片里的记忆	101
生活在呼唤	118
淶江一夜	137
我的指导老师	144
风儿呀请你告诉我	156
路在自己脚下	171
苦酒	186
告别	201
走出小街	218
痴女情	271
作者后记	301

白 卷

她要索回自己的考卷。

监考的高个子女人恼怒地抬起头。她正坐在偌大的讲桌后面，笨手笨脚地给肚皮里的五个月的胎儿(她极希望是 XY 的美妙结合)织一件毛衣。她颇感遗憾的是，四年的大学生活使她错过了女人的最佳生育年龄。

两个女人仇人似地对视了几秒钟。

站着的她想：模样儿不怎么样，颧骨太高，还化了妆呢！蓝眼眉描得太深了，眼眶四围黑晕晕的，更显得老气；不过怀里有张文凭，可以坐在这里大模大样地监考，管着这班同龄人。

坐着的她想：好标致的姑娘！“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要换上一套时装，肯定倾国倾城；可惜绣花枕头一个。怕有二十七八了吧？陈景润已经在摘取哥德巴赫猜想的桂冠，她却在分解因式，解一元二次方程……好一伙“被耽误的一代”人，她眼珠飞快地朝下面黑压压的脑袋扫了一眼。幸亏是暑假，要是那些十几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晓得了，不一个个趴在窗台外像

看大狗熊做算术那么惊奇才怪！

“又想出点什么好东西，要改？”挑衅的意味十分浓厚。

“不！带回去。不交了。”沉静得像口深井。

“哦？！”矮个子女人愣了。记得她是第一个交卷的，她曾稍稍浏览了下，做得不错嘛！目光顿时柔和了许多。她没想再去追究为什么，爽快地朝讲台一撇嘴：“翻去吧！别后悔就是。”

她不后悔。她在教学区外的操场徘徊了半个小时，才做出了这个决定。可一甩掉身后惊讶的目光，不争气的眼泪就往上涌、往上涌，她强忍到教学楼的拐角处，终于，夺眶而出了。

女人的泪水不值钱。谁说？难道苦斗了几十个日日夜夜，就是躲到这里来洒一地泪水？不甘啊，不甘！ -8 与 -7 ，当然是 -7 大， $(a+b)^2 = ?$ 还不是 $a^2 + 2ab + b^2 \cdots \cdots$ 为了泼掉污水把婴儿也一起倒掉了。晓悦这小混蛋，把你姐给当啦！

初中功课对大学生来说，小菜一碟。在她完成了“补偿合同”，把度假的弟弟从东北带回来的一大包脏被单、衣服晾上竹竿后，弟弟履行了他的诺言。

“姐，连这号问题也不懂，你是咋整啦？”弟弟晓悦扯起东北腔，瞪直了眼睛，奇怪！比他早到这个世界八年的姐姐，竟连“极值”的概念也搞不清。

姐姐脸红了，两年的中学生活纯粹是混过来的。留在记忆里的除了到生产队量量地亩，到工厂扳扳六角螺帽，还有什么？父亲被左一个“运动”右一个“打击”弄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对她唯一的要求是找个铁饭碗，嫁个好丈夫，就算是尽了他们的义务。她认了。那年头，女孩子家能有什么奢望！

晓悦毕竟比晓芹的丈夫杨阳单纯些。那些天，他少跳了几场迪斯科，总算认真地指导了姐姐晓芹的功课。

前天,对,是前天。晓悦从外面回来,兴冲冲地拉住她,说:
“姐,今天出一批题目,给你来个模拟考试。”

望着晓悦红扑扑的脸孔,晓芹感激地答应了。

弟弟硬是陪她在小屋里奋战了两个多小时。“考试”后,姐
弟俩活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身上没一根干纱。她感谢弟弟的
真诚,好像她十几年来为兄弟操劳的一切,现在已经得到补偿
了。

她却吃了枚苦果。

看看手里这张被泪水浸湿的考卷吧!弟弟的模拟试题同
它上面的一模一样,排列次序也相同。大小题目猜中,电脑也没
这号功能。答案只有一个,提前把试题弄到手了。

试卷被揉碎了,白花花的纸片纷纷扬扬,顺着她茫然的脚步
洒成了一条线。她在一个空教室里随便找个座位坐下来,她太
累了。忽然,一行刀刻的文字透过桌面上的油漆,顽强地钻入了
眼窝:“万岁!我毕业了!”她的心陡地一紧。十年前她从这所学
校里毕业,也曾忘情地在课桌上留下这类似的文字。我毕业了?
盖有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血红大印的毕业证书已彻底贬值,废
纸一张,她必须在这里再度为初中文凭奋斗。虽然它是由职工
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厂长却只承认这个。

眼下在厂里,厂长的话比国家主席的指示还权威哟!“给你
们三个月半脱产学习,先把初中文凭拿到手,否则另行分配。”姐
妹们都听懂了厂长的“弦外音”。谁不想穿着白大褂,换上软底
鞋,在四季恒温的车间里看看仪表,按按红绿电钮呢!人一当官
就神气。臭老九吃不开那会,他一天到晚死样拉气,头上乱糟糟
的,像顶着个草锅,身架子上那套晃晃荡荡的工作服,恐怕一刀
可刮下半斤油来。现在他抖了。西装革履,头发流油;据说同外

商谈判时，高鼻子赞美他具备世界企业家明星叫什么戴维·洛克菲勒的风度……

“晓芹！”

她一侧眼，见同厂姐妹小豆豆的丈夫丁萌生正沿着窗外走廊过来。一头热汗，左颊上还留着块油污，肯定是刚下夜班，从南郊机床厂赶来的。

“就考完啦？”

她含糊地“嗯”了声，目视着丁萌生急匆匆的身影，心里又搅成了一锅粥。人家两口子才算是心心相印呢。可自己的那位？嘿！灵魂工程师，揣了红本本的作家。

不知在他后面喊了几声，伏在日光灯下的丈夫无动于衷，仿佛死去了一般。她急了，用手肘推了他一下，杨阳触电似地弹跳起来：“干吗？”

她歉意地笑笑：“帮我看看这道题。”

“我？没空。”他狠得似一头狼。

她默默地走开去。焦急伴随着委屈，她终于扔下书本，趴在被子上嘤嘤哭泣起来。

“哭什么鬼啰！”杨阳心里的无名火一窜老高，扭头吼道，“灵感都被你哭跑了。”

她哭得更伤心了。

眼窝里又涌出两股泪水，她掏手帕，没有。她记起了，手帕还丢在课桌上，连同即将到手的文凭，一起扔在那尺寸之地了。她哭了，她毫不掩饰地啜泣着，慢慢走出了学校的大门……

天空燃烧着一片炽光，街道上奔涌着热浪。扁脸、圆脸、长脸……人在车缝里走；卡车、轿车、单车，车在人海里流。她跌跌撞撞地走着，仿佛一叶小舟在春水泛滥的大河里忽起忽落，艰难

地驶向生活的彼岸……

她踩到一个姑娘的后脚跟。对方那一声惨叫，不啻给蝎子蜇了一下。蓦地，一名雄赳赳的壮士从天而降，仿佛一堵阴森森的黑墙拦在了她的面前。骤然她心跳加速，浑身痉挛，身子不由自主地歪歪倒倒，幸亏抱住了旁边果皮箱上蹲着的蛤蟆脑袋，好一阵才喘过气来。

那一对翻着的白眼走远了，扔给她一句难听的话：“这娘们百分之百想野老倌啰！看，抱癞蛤蟆亲嘴呢！”

她强忍着这公然的羞辱。这种味道她尝够了。八年前的一幕清晰地眼前浮现出来：

吃了几十年粉笔灰的父亲默默地捆绑着一对西凤酒，青筋凸胀的手臂哆哆嗦嗦。捆上、解开，解开、捆上，终于捆好了。酒、烟、糖一件件放进曾陪他进出课堂的黑提包里，龟裂的嘴唇费力地吐出个“走”字，便自顾自出了门。她小猫似的跟在背后。

父亲原来的老上司、熊主任的客厅里香烟缭绕，宾客如云。父亲瞅准一个时机，怯生生地把礼物递上去。主任顿时龙颜大怒：“后门开到我家来了，这是腐蚀革命领导干部。拿回去！”

讥讽、嘲笑声陡起，只差点没把客厅抬起来。父女俩无地自容，辛酸而羞愧的泪水直往肚里流。主任的千金不耐烦地送客：“书呆子，想想清楚再来！”

想通了，书呆子想通了，知道世界上除了清高、自傲，还有狡诈、虚伪。为生计所迫，父女俩再次光临了主任官邸，不过是趁主任不在家时去的。主任太太夸奖他们脑子灵，会拐弯。然而父亲一进家门，就晕倒在竹躺椅里。

于是，她进了印刷厂。好日子不长。半年后清退后门工人，她首当其冲。二十个同时进厂的青工遭清退的就她一人。后来

才明白，她当了枪靶子。因为父亲的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兵，父亲五七年还有那么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呢！直到又是半年后，多亏了居委会的父老，终于让她从前门进了电子仪器厂。可是，唉……

她不知如何走回父母家里的。

“芹儿！”人刚低头钻过低矮的门楣，母亲沙哑的嗓音就从屋角里传来，“回来啦？”

隔着几尺远，一股恶臭袭得她差点倒退了两步。她明白母亲身下的褥疮又发了。可以想见，这么大暑天，整日价卧在床上，身底下又不敢垫凉席，一个大好人都招架不住呢。

她紧走几步到床前，缓缓地替母亲变换了一个姿式，又打了桶温水，轻轻帮老人家擦拭身子。碰到那变色的褥疮，瞥见母亲痛楚的神情，她恨不得两膝跪在老人面前，请求她饶恕自己。都是这该死的文凭，弄得自己神魂颠倒，什么都顾不上啦。

“妈，快啦！”她轻声安慰母亲，不如说在安慰自己颤悸的心灵。

五斗柜上醒目地搁着一网兜罐头、蜂王浆等。杨阳来过啦！一问果然。

“晓芹，你对杨阳还有什么不满意？”

听着母亲的埋怨声，她咬紧了嘴唇。

他吃饱了，喝足了，心满意得地靠在沙发上边剔着牙缝，边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是“大作家”每晚必看的节目。

她把厨房收拾好，便在家里那张唯一的书桌上摆开了自己的功课。以往这里没有她的位置。星期六就要搞数学预考，她必须占据这个阵地。

……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调石油生产计划，两伊战争升级，希

腊民航机被劫持，墨西哥城爆发大地震……在她的身后，国际风云汹涌动荡，她只当那是发生在外星球上的事，她眼下里要对付的是 $x+y$ 。

“去，去去，”看完了新闻节目的杨阳推她，“各就各位。”

她光火了。把笔一搁，直愣愣地冲着他：“今晚我就要坐在这里。”

杨阳兴许被她凶狠的表情震慑住了，讷讷了半天才吐出一个“好”字。

身后的电视机又响了。奚秀兰的女高音回荡在这间十四平方米的房间，显得格外刺耳。警告几次无效后，她跳起来把香港歌星关了禁闭。

“你到底要干什么？”她噙着眼泪，冲到他面前，摆出了决斗的架式。

“哦……不干什么，关掉也好。奚秀兰今天嗓门太粗了，不带劲！”杨阳无所谓地咧咧嘴，顺手拿起一本杂志。

憋气！X、Y在眼前乱蹦乱跳，似一群抓不住的精灵。

“唉，我说你学什么呢？考得上，大不了一张初中文凭，靠它长工资？”他翘着二郎腿，打着饱嗝，“你那点点钱，我打几个夜班，多爬几行格子就挣回来了。”

好呛人的话哟！长工资，谁不想？进厂八年成了四级工，算她走运。上半年的百分之二没赶上，只怪自己不争气，觉悟晚了些。姐妹们都憋足了劲在挣文凭，她不缺胳膊不少腿，能不学？爬格子，好大的口气！不是我，你能爬出名堂来？处女作还是我从炉膛里抢出来的。忘啦？

“晓芹！”他的手臂搭上了自己的肩头，推开，又蛇样的绕过来，顺便在她脸颊上摸了下。讨厌！“古人云：男治外女治内。

你只要管我吃好睡好，当好贤妻良母，贡献可谓大矣！还去考什么试？社会有分工，家庭也有分工，女人毕竟是女人嘛！真有本事，拿大学文凭去。”杨阳叹气。

“男人女人都是人。”她冷冷地一笑，“我要拿初中文凭，还要拿高中的、大学的。”

“哈哈！”杨阳笑得两颊的肌肉不住地颤动，“女人的身体结构决定她的智力基因在结婚后就开始衰退，能当好贤妻良母都不容易呢。”他的脸凑近来，嘻嘻地说：“还是想办法给我生个胖小子吧！杨家三代单传，可别在我身上熄了火！”

这可是在她的心窝里重重剐了一刀。她的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来了。结婚三年没怀上孕，一直使她引以为憾，甚至很有对不起杨阳的感觉。然而没怀上孩子，就该女人背黑锅，不查查自己是否具备这方面的功能。她恨极了，气喘吁吁地叫起来：

“不生，就是不给你生！”

“不下蛋的鸡婆给我滚！”杨阳变脸。

她挟起一个小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如今考完啦，就回家去，啊！”母亲撩起女儿垂到额前的一绺头发，心疼地说：“这几天你瘦多了。”

一句话触动了晓芹的心思，眼泪又哗哗地涌出来。回去？交了个白卷回去，去听杨阳的冷嘲热讽？今后更没出头的日子啦！

“还是回去吧，晓芹！”母亲担忧地望着女儿，“不然，杨阳要打报告……”

“离婚？”晓芹一抹泪眼，冲动地说：“他想威胁我，好哇！他打报告我签字，离开拉倒，一个人过更痛快！”

“离不得！离不得！”当娘的慌了神，一侧身揪住女儿，仿佛

怕她突然间飞走似的，却不料触动了臀部的褥疮，痛得她全身猛一阵抽搐，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系着个白围裙的父亲满脸堆笑地从厨房里钻出来，他嚷道：“为保证晓芹的考试，我今天特地烧了条鲤鱼。”

晓芹朝父亲报了个感激的笑。难为老人家了。听说女儿要考文凭，他举双手赞成。这几个月没在学校住宿，每天来回奔波十几里，笨手笨脚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而他写字台上的那盏台灯熄得更晚了。他绝不愿意为此欠下学生的债务。当晓芹上厨房打水时，父亲投来的那一瞥，她懂得老教师在询问她考试的情况。

饭桌上，父女俩是这么对话的：

“考得如何？”

“嗯。”

“没考出来？”

“嗯……爸。”

“嗯什么？我要你具体回答我的问题。”老教师的声音陡地提高八度，他最讨厌学生模棱两可的答案。

“我交了白卷。”晓芹不敢正视父亲的目光。

“什么？为什么？”父亲刚夹起的鱼块“扑通”掉进菜碗里。他顾不上擦掉溅到衬衣上的汁水，紧盯着女儿，仿佛希望她刚刚是在给他讲笑话。

她垂下眼帘，轻轻地叹了口气。

老头子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神态，双手扳住桌沿，喃喃自语：“我教了几十年书，没出过交白卷的学生。这倒好，女儿交白卷。这才是家门不幸呀！”忽然他眼珠一瞪，逼视着她：

“你说说，你弟弟能考上大学，你连初中文凭都挣不到，还有

脸来见我？”

她颤栗着，想全盘托出隐情，话到嘴边又吞进肚里。有什么好辩解呢？白卷就是白卷，讲晓悦的坏话，父亲听得进去？上名牌大学后，他已成为父亲心中的王子，而章家的门风有他承续下去。不看到，他暑假回家三天两头在外鬼混，父亲也从不说个不字。但他不也落过一次榜吗？父亲何曾说过半句重话，而是反复劝导，终于鼓起了晓悦的勇气。我也可以再考，本来那些题目都做得出呀！只是想得个干干净净的文凭，正如厂长所说：“做事要正正当当，做人要挺得起腰杆。”

她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母亲首先表示反对。护士出身的她循循诱导女儿，杨阳不支持你，还考什么。太要强的女人，家庭生活多是不幸的。弄不好，夫妻反目，吃亏的总是女人，子宫癌、心脏病的诱发率要高于正常人两倍……尔后，她又反复唠叨杨阳的优点、好处，并委婉地暗示离婚后再难找到杨阳这样的好男人。望着五斗柜上的几瓶罐头，母亲干枯的眼窝里涌起了晶莹的泪水……

晓芹吃惊地睁大了双眼，绝没想到病恹恹的母亲竟能一口气说出这么多话，对杨阳印象这么好，好似什么过错都是她的。她还能讲什么呢？

她倔强的神情刺伤了父亲。老人勃然大怒：“还考个屁！我服侍不起。你不怕离婚，我怕人家指我的背脊。”他发誓般吼起来，“我不养老女！”

她懵了。眼前的父母是这般陌生，熟悉的小屋里仿佛奔突着砭骨的寒流，她无言地转过身去。沉重的砰门声遮住了母亲焦虑的呼喊。

“嘎吱！”一辆大汽车猛地急刹在她跟前。黑脸司机朝她吼

了几句粗话。轰隆，轰隆，排气管勃勃地冲她喷出一股油烟，熏得她心窝窝直翻腾，肚里的苦水“哇”地窜出来。她尽情地呕吐着，罚款吧，罚多少她认了。

进了电子仪器厂后，她感激居委会乡亲父老的情谊，拼命地工作。然而，闪烁的红绿按钮，蛛网般的线路并不领她的情，一次责任事故带来了背后数不清的白眼，一时间盯得她脊椎骨阵阵发冷。而在她恢复生活的勇气，以勤补拙，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时，新上任的厂长给了她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

在百分之二增加一级工资的报批表上，她的名字被厂长无情地划掉了。要知道她是全车间一致推举的唯一候选人呀！消息灵通的小豆豆悄悄把消息透露出来，一贯与世无争的她激怒了。加级事小，荣誉事大。这不太丢人现眼啦？在同组姐妹的怂恿下，她气急败坏地闯进了厂长办公室，要说个清楚。

宽额头的厂长放下正在审读的计划表，挺直了身子，盯了她很久，说：

“不理解，是吗？请问五月十九日晚的电子扫描技术讲座，你干嘛不参加？”

五月十九日？她绞尽脑汁地想了许久。哦，是那场该死的足球，杨阳反复叮嘱她要早点回家弄晚饭，于是什么也顾不得了。要晓得会影响调级，她会那么傻吗？

望着沉默寡言的她，厂长的手指骨节在桌面上激动地敲击着：“我看你对技术革命缺乏思想准备、文化准备。百分之二的晋级面是奖励有技术头脑的先进同志。你不够格。”

厂长的话斩钉截铁，不容反驳。她默默地退出来。回车间的路上，见到高踞于宣传栏之上浆糊未干的光荣榜，她羞愧地低

下头。

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她发愤了。她衷心拥护厂长关于文化考核的决定，甚至不惜与杨阳对着干。她不信自己比谁笨，都在娘肚子里蹲了十个月，谁该比谁差呢？

喧嚣的大街，彩色的河流。手持电喇叭的个体户们拦街叫卖，浑身汗水涔涔，显示着他们不把顾客的钱包掏空决不罢休的决心。她想到了她的那位同学冯文斌，昔日的三好学生，也是个个体户。对个体户，她还真有点看不起。社会上不是流传：不三不四赚大钱吗？不过凭良心讲，冯文斌的钱是劳动挣来的血汗钱。他开了爿小店，经营猪血汤、百粒丸、臭豆腐，蹄花……等等小吃。天不亮就升火开炉，接待过早的顾客，下午踏着个三轮到市郊的冻肉厂拉猪下水，磨米面烧猪蹄，一天匆匆忙忙，也够辛苦了。他追求她，不是她不同意，而是她父母行使了否决权。他开了小店后，她每次路过，总被冯文斌拉进去免费招待一碗香喷喷的酸辣米粉，带一头大汗出来。只是有一次他隐约地表示，对自己还有那么一点意思，吓得她魂不附体，拔腿就逃，好久没光顾他的小店子。然而她并不恨他。她承认，敢向杨阳对着干，恐怕还有这一层关系在内。不知怎么，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他鼓励她考文凭，他也在自学。据说他还想扩大铺面，搞一家快餐公司呢！不知他文凭挣到没有，不过她相信他说的话。

她却交了白卷。但她相信机会还会有的。只是父母的态度令她寒心，她拖累了他们？她是家里的二等公民，仿佛总是同烦恼、忧伤为伴，哪里有过一天舒心伸眉的时光。

活得太窝囊，太没意思了。你看看眼前晃过的少男少女，穿红着绿，大声地喧笑，放肆地打闹，好像他们就是整个世界。商店里左一排右一排挑着为他们准备的时装：幸子衫、博克衫、击

剑服、牛仔裤……她愤然了。若是时光倒流十年，她也要走进这支队伍。可自己似乎还没有错过打扮的时机，二十八岁对老三居的大姐们仍然是值得羡慕的年龄。老女，哼！

于是，她的脚步不自觉地随着红男绿女挤进了一家又一家商场，流连在一个又一个柜台前。大宝系列美容化妆品、雅丽系列香波、七日香洗面奶、健美乳房按摩器……争先恐后地涌到她面前，亮出自己的光环。这些东西她没见过？不，耳濡目染同组姐妹每天的表演，她也略知一二，能评头品足一番。但离她这么近，这么撩人，她好像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她的豆蔻年华消逝在单色调的潮流里。记得参加工作后做了件粉红的确良衬衣，刚穿上身，就挨了父亲一顿臭骂；粉碎“四人帮”两年后，才再把它穿到大庭广众里“亮相”。她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店堂内突然一阵骚动，她被人流裹挟到一个柜台边。那上面刚挂出一排街上最流行的宽松连衫裙，墨绿、湖蓝、藕青、玫红……流光溢彩、斑斓如云。吆喝声四起。仿佛在欢呼大海上的日出，无数双少女的手臂霎时高悬起一片森林。她怦然心动，热血翻涌，毫不迟疑地加入这青春的沸腾的行列……

试衣间太狭窄了。恍惚间，她发觉自己已置身于喧闹的厅堂内。那无数道热辣的、赞赏的、惊羡的、嫉妒的光柱立刻罩住了她。更令她颤栗不已的是那色迷迷的目光，仿佛刀一般穿透蝉翼似的衣衫，直杀进她的肌肤。

挺起胸膛来，她命令自己。

她走在大路上。行人驻足向她敬礼，喇叭嘟嘟向她致意，沉默的高楼大厦也露出了亲切的笑脸。阳光温煦，凉风清清，商店那一面面大玻璃成了她的流动试衣镜。那娉娉婷婷的姑娘是她章晓芹吗？鸭蛋脸、细长眉、高鼻梁，真美！怎么从来没觉察自